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革命清廉自减薪

□彭伟

精短
小说

“扫盲班”的成功开设,吸引了不少百姓前来听课。他们中大部分是年轻人,陆续加入了革命队伍。随着扩军,“军费自筹”的担子越来越重。何昆反复思索,觉得要和战士们进一步说明情况,希望大家能自动降低军饷,支持革命。

经过深入调查,何昆了解到当初王玉文拉队伍时参照警察和县保安大队的标准,队员月饷15个银圆,队长30个银圆。当时,一块银圆能买七八斤猪肉!不少战士冲着军饷而来。现在,队伍发展到600多人,军饷越发越多,不少战士滋生出雇佣兵的思想。王玉文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向省委汇报工作。20多天前,他接到了省委指示信,才将官兵的军饷降至每月6个银圆。如皋县委书记于威也很担心,刚刚减过薪,谁还乐意再少拿钱呢?

上级派来一位情报人员,因为在江西暴露了,转移到苏中工作。他刚来半个月就领了3个银圆,便兴高采烈地告诉何昆:“没想到,这里的薪水是江西的两倍。”何昆觉得应该向江西老区的同志学习,他正式召开减薪动员大会。

何昆对着600多名军官、战士,大声说道:“首先,我要给大家说明个情况。我们的军饷需要自筹……”

“怕什么,不就是缺银子吗?多大点事,我们有枪有子弹,打到哪儿,就抢到哪儿的地主。”一听这狂傲的口气,何昆便知是“破凉帽”来搅局了。“破凉帽”平日花钱如流水,最怕的是军饷少了,断了他的财源。

何昆幽默地化解道:“‘破凉帽’今天你可是脑子和帽子一样,都有些破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?”“破凉帽”不服气地问道。

“打到哪儿,抢到哪儿,那是清军入关,不备粮草,一路靠抢劫。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……”

何昆言归正传,继续动员大家说:“江西红军每月只有3元,我们出来干革命是为了老百姓,我们吃的穿的都是军队的,每月3元零用钱就行了。我们军队的干部,要清清白白,不去计较个人得失。全体官兵,要有奉献精神,不要做金钱的奴隶。我们要向中央苏区的老红军们学习……”此言一出,会场鸦雀无声,少数士兵,耷拉着脸,有气无力,完全一副消极抵抗的嘴脸。

“同志们,我们的军队必须坚持下去。只有大家团结一致,才能推翻地主阶级,让我们自己和家人,拥有土地,拥有财富。如果现在不及时减薪,军队散伙了,我们乃至下一代人,永远只能过苦日子,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呢?”何昆继续解释道。会场上不满的人,基本也想通了。那几个心中尤其不快的,脸色好多了。

何昆再次认真摸底,谁家有困难,谁是受过战伤的,诸如此类的人却拿4个银圆。他想起了那位吃鸡蛋的小男孩顾立,听闻他的父亲顾长海是军中打杂的临时伙夫,月薪只有1个银圆。长海家中还有个年迈病残的母亲,老婆只能在家养养鸡,除去顾立,还有个刚刚出生的女孩。全家五张嘴,就指着顾长海的军饷。参加革命以来,他一直严于律己。尽管上有老,下有小,常常穷得揭不开锅,但是他无论是平日,还是逢年过节,都从未将部队的食物带回去。战斗中,他也胆大心细。在泰兴分界那回,泰兴军警发现小股红军后,穷追猛打。红军只能撤回如皋境内的搬经。顾长海看见躲在树后面的敌人,突然向队长放枪,说时迟,那时快,他一个快步转身,站到队长的前面。“眶”的一声,顾长海倒下,躺在小丘下,一动不动的。队长大惊失色,认定他牺牲了,上去蹲下拉着他的手,正流着眼泪说:“长海兄弟,对不住你啊!”忽然,顾长海腰一挺,手一撑,坐起来了。队长转悲为喜,问他怎么回事。顾长海指着背上的大铁锅,上面有个子弹擦过的痕迹:“都靠这‘乌龟壳’啊。”

连长哈哈道:“难怪你爹妈给你取名顾长海,海里的龟,命就是长啊。”自从那回舍命救队长,顾长海成了军中的名人。

何昆让徐小江写了一篇文章《无私顾长海:“龟壳”挡子弹,伙夫救队长》,表扬他的行为,号召大家向他学习。何昆还宣布,从自己每月的3个银圆中取出一个来,资助给顾家。何昆的行为,暖了大部分人的心。但是吃住差了,拿钱少了,又上了规矩,少数战士开始受不了,想着悄悄逃跑。何昆叫来黎昌圣:“我们去开个‘欢送会’吧!”

黎昌圣大为不解:“对他们不做逃兵处理、开批判会就算大度的了,怎么还要欢送?”

何昆说:“中央苏区对待俘虏,愿留下参加革命的热烈欢迎,不愿留下想回家的发路费,何况我们这些要走的人不是俘虏!他们有些自由散漫,一时适应不了部队规矩,我们能争取就尽量争取、不能争取就欢送他们回家。”

会上,何昆肯定了战士们对革命做过的贡献,表扬了一些凡人小事,接着严肃地说:“回去后大家老老实实在家种田过日子,我们还是朋友;想通了,或许是地主、警察找麻烦待不下去了,我们既往不咎,欢迎你们回来;不过,如果你们回去当地主的团丁、狗腿子欺压老百姓,甚至迫害红军家属,那就是敌人了;要是你们为了拿钱多,去县保安大队当兵,那战场上刀枪就不认人了。”

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玩虚的,何昆当场叫人来开通行证,确保想走的人,可以顺利回家。逃兵们,满以为自己会受军法处理,没想到何昆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多半人举手表示不回去了,其余的人也跟着留了下来。



菊
唐志仁

蝉蛻

□符灵

自从搬了新家,老爸便成了田螺姑娘,常到我家来洗碗拖地。每次洗到我吃药的碗,便忍不住打电话发信息跟我唠叨,是药三分毒,别老动不动就吃药。可是我有病啊,有病就是中毒了,必须以毒攻毒。老爸对于我丝毫不忌讳“服毒”唉声叹气,他对己对人完全是两种标准,看不得别人吃药,可自己稍有病痛,哪怕是牙疼便直接去医院输液,仿佛那不就是毒药似的。

都说人吃五谷杂粮,生病在所难免,这不,又处于中毒状态了,浑身无力,头疼流泪打喷嚏,整个人昏昏沉沉,于是又去找神医开药。神医照例又开了些防风甘草土茯苓等,久病成医,知道这些除去治感冒以外,还有针对身体的寒热虚症的药,又意外看到了一味“蝉蛻”。很多年前孩子弄破了膝盖,医生建议打一针破伤风,结果皮试检测过敏,于是从中药房直接开出一味药,蝉蛻。那时候还没有颗粒剂,老妈把这堆知了壳放在中药罐子里煨,跟我们说,她们小时候从树底下就可以捡,才不用去药店里买呢。

可惜这种自然采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,人工代替了自然,也抹杀了很多有趣和诗意。不然,周末的时候去山里体验一把“云深不知处”的意境还是很美的。

《本草》里说蝉蛻又名蝉壳、枯蝉。时珍曰:凡用蛻壳,沸汤洗去泥土、翅、

足、浆水煮过,晒干用。气味咸、甘、寒、无毒。蝉乃土木余气所化,饮风吸露,其气清。故其主疗,皆一切风热之症。古人用身,后人用蛻。大抵治脏腑经络,当用蝉身。治皮肤疮疡风热,当用蝉蛻,各从其类也。又主哑夜、夜啼、取其昼鸣而夜息也。假如按时间来分,可分为春蝉、夏蝉、寒蝉。春蝉出土早,古书上称聆母;夏蝉出土者称螳蛄,寿命仅数天到数周所以古人说“螳蛄不知春秋。”;最近出土的叫寒蝉,过寒露才鸣声音哀婉凄惨,误认为它是哑蝉,是雌蝉,所以古代有“寒蝉凄切”“噤若寒蝉”的说法。

重买了原版的《本草纲目》,砖厚三大本,虽然比简版的更专业和严谨,但在心里始终感觉有些遥远和畏惧。可慢慢翻着看着,居然内心里悄悄生出一丝宁静和沉淀感,一丝弱弱地勇气沿着细细的血管蔓延伸展。小时候见过的知了壳大多有些残破,纯粹只知道夏天的蝉是会蛻壳的,跟蛇蛻皮一样。当时对于这种蛻变尚没有太多深刻的感受,只是觉得那是种自然,见多不怪,仅此而已。可那天看完药方,回来的路上对这种小虫子的壳又有了新的理解。不论是蝉还是蛇,蛻皮都是为了成长,据说蛇蛻皮要三小时,蝉蛻皮也需要一小时,从自己原来的壳里爬出来很痛,但它们却义无反顾,把这当成了生命中寻常的一部分。

昆曲小镇

□尹画

阳澄湖畔的巴城,是吃蟹的天堂。每年深秋开始,上海人就爱自驾着车去那里吃蟹。

巴城有很多临水餐厅,餐厅后院都有几方池塘,自己动手在池塘里捞几只壮蟹,吩咐老板煮一壶姜茶,再点上几只江南小菜,就可以在秋光冬色中美滋滋品一顿蟹宴了。

巴城,隶属昆山,东邻上海,西连苏州,这里不单出产阳澄湖大闸蟹,它还是昆曲的发源地。昆曲早年就叫“昆山腔”,这里的昆山指的就是昆山巴城,如今政府将巴城老街改造成了“昆曲小镇”。

吃完蟹宴,去昆曲小镇走一走。古色古香的老街,竖立着不少昆曲人物铜像,大部分是巴城当地的戏剧历史名人,也有昆曲名作里的人物形象,比如老街入口处的两尊铜像,即是昆曲代表作《牡丹亭》里的男女主角柳梦梅和杜丽娘。

小镇的建筑是苏州园林风格,长廊上的漏窗图案精致秀美,每隔几米就有

一处昆曲知识介绍。看到一个乐器橱窗,才知昆曲曲牌分为北曲与南曲两种。北曲继承了北方说唱艺术的成分,南曲主要继承了宋词及民间歌曲,结构更为严谨。昆曲的伴奏乐器,我熟知的是琵琶、三弦,原来它们都是北曲的伴奏乐器。南曲的伴奏乐器则是怀鼓、曲笛(也是江南丝竹的伴奏乐器)。

同别处的文创小镇一样,昆曲小镇也开设了不少文艺店铺,不过,它们都以昆曲为主题。一家昆曲主题邮局,招牌上写着首对联:“天涯雁寄回文锦,水国鱼传尺素书。”售卖各种昆曲图案的明信片,并提供“时光慢递”服务,可以给自己写封信,预约五年后寄到。

一家昆曲酒舍,酒瓶被做成琵琶造型,瓶身印刷着昆曲《桃花扇》《浣纱记》《琵琶记》里的人物图案。昆曲服饰色彩艳丽,戏剧感强烈,将他们画上酒瓶,这酒就有了艺术气息。“品昆曲是一盅情怀”,连广告词也雅致得飘出酒香。

走进一家名为“水磨韵”的昆曲主题

而人呢?一辈子可能无皮可蛻,但生活的摔打不可避免,这可能就是老天对于生灵的公平。不在此处就在彼岸,不在当下就在未来。清代吴琦《点绛唇·咏蝉》写道:素缕高嘶,半生赢得风和霜。槐朝柳暮,占断青青树。抱叶吟条,似向行人倾诉。愁无数,不堪听处,六代斜阳路。写得那么诗意,也透着丝丝艰辛和苦楚。古人用蝉蛻来治破伤风病发热、头风眩晕、皮肤风痒、痘后目翳、小儿阴肿、胃热吐食。而人类自己则用生活摔打后的心灵蛻变来治疗虚妄、狂躁、自傲、无知和浅薄。中药无时无刻不在映照当下的生活。最近勤于锻炼,风寒来袭一击即溃,因为浮躁无耐性所以火旺易怒,因为贪玩少眠所以双目赤痛。西药讲究的都是化学作用,头疼医头脚疼医脚,而中药向来用的是攻心计。习惯了没有学识便敢于胡说八道还理直气壮,每每都在看《本草》时自惭形秽。

其实最近不是很顺,像极了一个倒霉蛋儿,怨天尤人的时候看到蝉蛻二字,内心深受触动,一个小虫子都能不声不响地蛻掉自己的壳,只为成长,我身而为人,老天给我磨砺是看得起,并觉得我能扛得住。我知道蝉蛻放在药里是因为不断地打喷嚏和流泪水,以及咽喉肿疼,也有抗过敏的作用。而心灵的蛻变,也是一种抗过敏,经历并调整领悟得多了,自然就对逆境抗过敏了。蛻得越多,把逆境当成常态,那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

走马
天下

餐馆,即刻被惊艳到了。餐桌摆在木船上面,包房名字用的都是昆曲曲牌名:江水儿、胜如花、寄生草……有诗曰:“气无烟火水磨调,南曲正音昆山腔。”昆曲,素有“水磨调”之称,因其唱词典雅华丽,曲调幽雅婉转,好像水磨糯米粉一样细腻软糯。想象一下,入夜,灯光亮起,围坐木船之上,边吃饭边听一曲水磨调《江水儿》,那江南情调的韵味就将铺天盖地了吧。

昆曲小镇,还开有一些昆山当地美食馆。逛累了,不妨去品尝一碗老昆山奥灶面,这是昆山的传统小吃,被列入中国十大面条之一。奥灶面重在汤汁,分红汤和白汤两种,红汤用鱼头、河虾等江南河鲜熬制而成,白汤则用老母鸡、猪骨等家禽原料文火熬制。吃奥灶面,讲究点盘浇头,一块爆鱼或者一盘鳝糊,合着热乎乎的面汤,就能吃出一脸心满意足来。饱餐完毕,去阳澄湖畔散散步,最好此时,手机里下载一段《牡丹亭·游园》,吹着晚风,听着小曲儿,一定会生出“不到巴城,怎知秋色如许”的感怀。